

茗
柯
文

二

新
字
知

FDG

茗柯文二編

卷下

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尙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于法成于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于

道。同。學。于。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若。乃。大。異。何。哉。余
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
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
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
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
之。流。于。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
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
爲。古。之。學。于。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
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
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臬。其。開。口。一。論。議。則。余。之。所。

疑于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于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溟之文以訊仲倫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

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于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覘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于

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
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
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會之于心
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
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
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
意無窮吾于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
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于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
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于余不遠千里而
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于是

留數日將去送之于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
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
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
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
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
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
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
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

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
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于權可
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
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于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
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
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
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于仲甫者以仲甫
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
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
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

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于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于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于此者也夫鴻毛雖眾木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泛愛之人人有得于仲甫其無益于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富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于世

俗而近于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
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
任之一人也惠言于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
欲以狂言聞于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珊書

卿珊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肖幼不知
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
誠非任受挹損之義自恆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謙
譎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別質直不妄固知非苟
爲獎借而已蓋其有所篤好深嗜謙謙若不及中誠發

于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
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及
也自僕往京師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
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于不知者乃亦多有三歲
以來略得相識然困于憂患心惛然不暇曉又奔走衣
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
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
遊南陵與道久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
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
僕旣得其爲人稠人廣眾之中率語之以自壯吾子在

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又學于道久
議論性術一宗于師僕之于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
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于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
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于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
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爲之則已爲之
有異于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之不必于古之
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在天者道久之與
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
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眾人之
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

也。僕材駑而精茶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見
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屢得。抑鄉里之士僕所
未知者猶多。卿。珊。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徧友之足
矣。遷改格序前錄去。計己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
爲一簣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于所難者憂恐
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巖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行小不能三晦臺榭
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崇山雲
物之態四望交集巖鎮之爲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

客巖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
籬而入對語竟日是時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
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闕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
爲何如人也壁間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兄筠莊季
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
筠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觀察公于吾郡皆不得相見
讀其詩俯仰今昔又爲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巖
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益治其傾圮位
置其樹石增以逸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
澗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旣乃易其名曰鄂不

草堂誌昔游也。于是筠莊宦河東。文舫則與星巖。昕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晦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昔日詠觴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間。南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于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于是黃君純矣。畫草堂圖。乃記其後云。園于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于金氏爲嘉慶元年。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左。曲廊迤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怪石環其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繚之。盡其

末末下垂復土爲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四達
函曲池環之若矩夫藁盈焉其岸多老梅石如人立曲
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藁上屬于方樓北降爲曲房
爲齋爲庖馭以東屬于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
秋種菊畦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
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乎堂文舫名應瓊內閣中書
不榮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墓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
以立城郭宮室審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

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則精微之獨異者焉。以其說不見於六經。傳其學者皆技術之士。言不能雅馴。學士罕道之。是以靡所折中。而迂怪荒亂之言縱矣。自宋以前。地理家書著錄者七百餘卷。今其存者不百一。而元明以來。僞妄之書徧天下。異學之禍。非獨儒術然也。傳曰。占水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勢來形止。謂之全氣。夫氣之行乎地也。無乎不之也。雖然。有散有聚。有發有斂。有和有乖。有滄有駁。是之謂八成。夫氣者。响也。响必有所積。積必有所起。起必有所分。分必有所

會。是。故。欲。其。來。來。也。者。會。之。徵。也。來。也。者。無。不。往。也。有。所。莠。而。畜。有。所。畜。而。凝。來。者。畜。則。往。者。亦。來。是。故。欲。其。止。止。也。者。凝。之。徵。也。雖。然。懼。其。氣。之。乖。也。故。陰。陽。以。沖。之。逆。順。以。儷。之。死。生。以。物。之。猶。懼。其。駁。也。故。經。之。以。十。二。兩。之。以。八。參。之。以。二。十。四。緯。之。以。四。十。八。有。向。有。背。有。右。有。左。故。曰。方。方。也。者。受。其。來。動。其。止。也。是。之。謂。三。乘。世。之。謂。術。者。則。不。然。論。勢。則。蔽。於。五。行。而。不。窮。其。分。變。論。形。則。眩。於。四。勢。而。不。察。其。頓。息。論。方。則。舛。於。星。卦。而。不。原。其。條。理。紛。紜。回。互。百。變。萬。出。而。各。自。以。爲。神。鳴。呼。揚。會。不。作。其。誰。與。正。之。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所。以。安。

親之體魄也。以親之體魄邀其利也者，君子謂之逆。雖然，體魄之安于其地也，吾不得而知也。其禍于其子孫者，其體魄不安焉。吾見之矣。故葬者以禍福爲之徵。君子不欲言，願有所弗廢也。吾友江君少好學，無所不窺，以其先世之有未葬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悉通之，考之以目驗，決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蓮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時質君以地理，以君之論證之于書，皆可信。旣觀君之葬，有合于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

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寧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歛江毓英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邙笏箕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虞在府君祖妣方恭人耐山祖手瑞金別于雞冠降于馬墳于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崇四尺圍十六尺碑於後向亦申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具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書

周維城傳

脈絡渲染皆
史公法筆有
大小氣有厚
薄耳子居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脩縣志未及屬橐
而惲侯奉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占君子人也爲余言
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脩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
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
益跡弛不問生產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
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
歲父旣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
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
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

卽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脫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鄰盤旋呼阿母木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富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子濂沆孫愷恆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者歸豐旣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

急令如故藏。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于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畱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資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數坡。先世自鎮江之金壇徙武

孟堅退之之
間論亦有法

子居

進明宏治中有釋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
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
外王父劉文恪公于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
道君年十九隨幕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
當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
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卽上其名補霸州州判卓
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
南禹州升直隸汝州尋升陝西漢中府知府畱河南改
南陽仍調直隸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山東濟南府護
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旣以高公舉任河工而

以後督方公觀承卓異薦其畱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公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既明習水利事又長于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其厯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卓卓稱誦于人人者四事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于其西夏秋之間水潦至決溢四漫或數百里無陸虛瀕河之吏歲賦帑築隄而捍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悍而撓之以隄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于朝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

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爲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朴責之君請總督以聞盡蠲之民祠君于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衛衛有四屯衛之罷也并于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爲病君爲州皆貰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爲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饑民旦暮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旣總督周公奏之有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餓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軫與予交軫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

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
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
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爲世多言今之民情不如古觀
于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
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
之賑民粟也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違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
道爲梁相後遷于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
人君之支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

祖曰變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
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
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于今
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
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
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
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
葬于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
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
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

爲知縣固非所欲請于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于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甯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馳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

宋以後誌銘
無此子居

鄭氏次敬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賢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
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嘉慶三年七月三日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嶠谷之友
王曰且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且曰以君之好文章詞
人學士之交於嶠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莊
宇達畢訓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
可無以銘其藏文曰君之行在門內父子昆弟誼至滴
篤而無奇異可喜之事君之義在取予交接矜分循節

而無任氣矯俗之舉。君之風概在鄉里。朋友敬信愛樂。而不得施尺寸之用。以見于世。懼遂無述于後。使潛德晦昧。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革。夢寐或囁言。數日忽猛省。誦詩曰。有倫有脊。自是神定。如平常。及將屬纊。嶠谷泣告曰。大人行矣。其擇高明光大之路而蹈之。君已不能言。領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父子之所以相勸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焉而已哉。張惠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于國。不若爲善于家。後世一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仕。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

其奇行高節繩墨之士則略弗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媮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位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以博其施而無其財若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彙吉字茹征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于某生子二人長卽嶠谷賢有文爲士宗師以廩膳生貢于學次曰某孫若干人曰某某近勇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皙有容音響清越論議侃侃晚多病竟日對客莊坐猶無倦色君每以不學爲憾前年春惠言將之歛謁君

別君命岫谷館之夜分與岫谷論易君在別室聽久更
來相與譚名理多獲以是知君之未嘗不學也銘曰
氣剛以嚴又直以介何德之方惠于交友敬以終始何
道之常有所不取靡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暨
宗黨御乎州鄉自我罔忤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
歟而棄於不文而慝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諱君子後
其尙有聞歟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
子繼輅以書請于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內閣中書趙

君懷玉旣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
輅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人且疑先人
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
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
不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將俟表
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
建知縣缺大吏以請

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
卽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應寧化順昌彰化而

順昌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屢以公事失官凡三失官輒復以知縣用嘗保舉知府終不得遷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閩粵之間或在海中林箐谿峪夷民蠻獠盜賊厠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憤悍睚眦語言挺刃矢相關結連黨羣千百爲輩吏相顧不敢問則縱弛羈縻冀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惠爲治善摘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關發機壞其萌芽姦不得發寧化豪劉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爲鄉里害

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遽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盜邱氏者居下泉里。聚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喻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罪將及汝。衆曰。諾。旬餘。盜皆得。而盜賊聞君之威。亦不敢匿。名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猛爲務。連城民有侮其族之貧者。出其主于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于庭。諭以情。涕泣交下。衆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于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

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鬪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于市眾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子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曩時伺鴨者朱一桂以臺灣畔懲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審其籍令鄰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喜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兵鬪者舊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謗辭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貢院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端士習巖械鬪禁囤積廢闖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

其治縣亦皆用此蓋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足以
決之強足以勝之而屢起屢躋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
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于趙君之誌甚
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
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三年月日葬于孝仁鄉方基邨
夫人高氏莊氏耐子五人繼輅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適
亦與余善

系曰君之宗自福始祖廷煒父載起世有緒以至君顯
其德施於民胡起之胡躋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
作宰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

之兼于是存有不信。詎此文。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壻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
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
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
非大南門不其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厯中舉
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偃銘偃
生采采生金第娶于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
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偃當明之亡獨不
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

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
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間其後游沅州一歲得
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旣不得志于世無所表見
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
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
得聞聞之于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
賓輅鄭先生夢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
譽故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
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
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

生曰薛心筠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
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
集于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
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兩人于
入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迂人亦未嘗迂君
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
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
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
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
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子長孟堅敘
事生勳淋漓
承祚以簡失
之後人不簡
而亦失之可
笑也此文前
半真妙極也
子居

先祖妣事略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
三人女二人政誠府君佃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
文術數劒騎之說家貧屢困童子試父文復府君命北
游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年三十五是
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孺人慟絕是時文復府君年七
十一呼曰天乎兒與婦偕亡乎頃之孺人蘇文復府君
曰我老矣諸孤幼新婦死耶孺人泣謝曰不敢明年文
復府君病及革顧孺人泣曰吾死矣諸孤與新婦爲命
新婦存一日諸孤亦存一日也良久唏噓曰貧甚無可

倚者吾死新婦存耶孺人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孤俱
文復府君遂卒是時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歲曰蟾
賓九歲曰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孺人率二
女紡織以爲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詩爲之講
解有疑義取筆記俟伯叔父至者就質焉或謂孺人家
至貧令兒習他業可以餬口今使之讀讀未成餓死矣
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爲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
澤斬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
黃老矣教授於家憐諸孫恆誨之嘗語孺人曰而子可
教吾欲嚴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幸督之

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閒。三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無柳夏無帳。食以糠覈爲粥。唯歲時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雖不成禮。不敢闕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粟一粟皆簿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宏聲爲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辦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誠府君二十六年。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四。考諱琪。武進學生。母吳太孺人。政誠府君諱金第。天津府學生。文復府君諱采。武

進縣學生孺人之在室也。吳太孺人病，孺人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府君疾革，孺人復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割股，孺人喜，釋氏書晚乃蔬食。曰：此亦安心一法。至於僧尼寺觀，毋許往來，以爲家教。孺人子思楷，縣學生。蟾賓，府學廩膳生。惠言之父也。女婿曰趙體元，邵規方孫。三人曰：富言、惠言、翊孫、女三人。婿曰董達章，丁某許某會孫五人。孺人卒之五年，子蟾賓亦卒。其明年，思楷及瑞斗奉孺人之柩，合葬于加冠橋。政誠府君之兆，知縣黃公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嘉慶年月日孫惠言謹述。

鉤摹極細轉
勒處俱大神
力俗人止知
目爲至性爲
文子居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
江丹陽之滕邨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
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觀書及惠言在而
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
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
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旣卒家
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沒兩兒未成立是我責
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
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

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跌，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遣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飲卹也。先是

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孀·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
于·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
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孀·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
以·爲·與·白·太·孀·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孀·人·五·年·
嘗·得·白·太·孀·人·歡·于·先·後·委·宛·備·至·于·人·無·所·忤·又·善·
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
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
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唯·恐·速·去·
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
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

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于小東門橋之祖塋俟
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
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
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
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
什伯于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
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
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
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
罰于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于先妣何其酷也。

茗柯文二編卷下終

茗柯文三編目錄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并序

館試靈臺偃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莊達甫攝山採藥圖序

文彙自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馳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三首

祭董潯州文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微瀾上卷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卷前別錄前大

PDF

茗柯文三編

蕉花賦 并序

阮司農座主小姬嬈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
以爲莖揚翹蕤蕤樹萼冷淡夫容發波到植菡蔕擢孤
榮以四照苞淡房之密掩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
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旣收心百
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旣榮朝而萎暮若昔逝而今
邁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伴奉君子之盼睐效弱
植於軒墀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在滋感蘭蕙之早

晏念蘓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愁芳洲之未歸。馳清暉而結思。恆百卷以爲期。亂日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眾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治。道豐曷聞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以師貞大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霆震龍翔。烏翳索之招搖。之下行乎太乙之中。三會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迺反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瞻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己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之赫。絕帶璧水。

之。渟。滌。眇。傑。構。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書。雲。物。
馮。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于。時。釋。
奠。儀。具。獻。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萃。仿。徨。乎。靈。囿。而。升。乎。
高。臺。之。峴。崢。進。蓐。收。使。受。鉞。屬。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
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惟。夫。伯。也。者。纁。緜。上。陞。
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八。
方。維。中。六。甲。句。戊。九。七。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擺。
亞。則。颯。驟。回。皇。則。天。旋。掣。曳。則。山。仆。司。幄。機。而。爲。目。運。
奇。正。而。相。首。聲。金。鼓。之。和。響。聞。筳。管。之。清。奏。當。夫。鵝。鶴。
朝。弦。玃。貅。夜。鎧。陳。壓。崩。雲。鋒。驚。立。海。象。弭。魚。須。公。矛。鑿。

錚。百。金。之。士。鴻。麗。十。快。之。雄。鵠。待。司。常。分。旗。卒。間。斯。在。
北。風。吹。而。獵。獵。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
刊。鬼。辜。翕。張。而。萬。騎。喬。皇。軫。轉。而。三。軍。錯。瓘。一。麾。翩。如。
再。接。厲。乃。故。能。蹴。秦。望。于。埃。墟。掃。楚。氛。以。木。櫺。使。卷。舌。
反。踵。岐。頭。植。髮。莫。不。崩。角。稽。首。拱。頤。樹。頰。望。茶。火。而。惕。
息。與。蟲。沙。而。腐。鯁。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執。同。聽。凱。
故。其。偃。之。也。解。飛。旃。脫。維。紉。褫。垂。旃。之。旖。旎。祛。綱。杠。之。
輪。困。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鱗。煽。將。遂。剖。提。鼓。碎。金。
錚。埋。暢。轂。破。文。茵。倒。干。戈。而。卻。載。耜。騏。馬。于。閒。畛。朝。無。
冠。鶡。之。將。野。無。服。劔。之。民。豈。徒。銅。虎。銷。其。符。璽。牙。璋。毀。

其齟齬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軌東鯁案轍
三光宣精十輝時節罰質芒寒櫜槍燿滅北落之陳虛
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耀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鏡
吹而朋怡仰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
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柔武于寰區鱣鯢既剪封狐既除自我天覆弗
震弗渝文威赫其廟算承烈討其顯謨蓋韃橐命于姬
氏干羽陳于有虞雖自古而爲昭殆方今而未俞也遂

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璧雍遂
開明堂於千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

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于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
德之逸治化之與氣運若漸于淖而汨焉動以遠則騰
而軼矣何以稽諸汗尊而抔飲者不以燔炙爲飢也營
窟而檜巢者不以棟宇爲謚也帝緒王統或繼或述夫

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闕其吉是以素王臨兩
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者蓋將終古而
不出矣夫主人曰吁豈有是哉若客所言則是唐媯道
不卓而姬媯治不休也泰山之封何儀七十有二而未
道哉往者周綱既解主澤卽幽篋弛其系統焚其旂十
二力政潰潰浮浮孔子雖制作倉黑不代求興于魯麟
以次春秋監彼二代亦曰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
弛之由寤象魏之明備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
道罔不侔也蓋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我

大清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噓民不識帝力厥有政有居作而相
胥息而相於其覺喏喏其臥遽遽一百六十年有餘矣
是以禮樂既備而民用燕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絃幹地榦握乾符衍坤算有孚在上中正
以觀赫風雷之呻屬爛日月之清晏然後搜薪爇于旱
麓載羣雅于雲罕懸旌設磬執簡奉翰皋棄之徒患日
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輝而雲緞也陬
溼之域飲食衍衍領引目盱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眎
而指按也夫其願諛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舉

禮運要義已
括盡

之。父。暘。肅。雨。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
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公。不。私。恩。開。威。閭。生。殺。互。倚。鬼。
神。五。行。是。復。是。司。頒。憲。飭。典。陶。軒。育。羲。禮。義。爲。器。情。田。
以。治。馴。梟。革。獍。纓。羈。絡。縻。比。于。四。靈。胎。天。可。窺。于。是。仲。
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
反。始。恭。

圜丘之烟燭爰

禮運專重祭
禮故須從此
等大處著筆

嚴。父。以。躋。配。蒼。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
器。用。陶。匏。齊。列。秬。鬯。六。變。既。畢。百。靈。時。嚮。神。明。胙。鬻。閭。
闔。誅。蕩。嘉。無。斃。于。對。越。駿。奔。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瞻。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祇德。九寓庸恩。外坻八埏。旁暢無垠。鷲蟲回面。而內向。鳩舌革響。而棲樊。楚氛既靖。秦弧載韃。舞虞干之奕奕。隨崇墉之言言。足使枳頭交踵之國。結胸儋耳之蕃。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讐。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寧。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卻雅頌之赫煊。成周之橐。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興舞七德。議禮三本。酌中尊于四衢。刈眾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

知其所返。物生其共。人貢其困。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
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
合實。今古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
傀儡。宋學刻其圭璧。明制遺其鼎鼐。更降迭替。越二千
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
而聖言非給歟。客既飫于至道。飽乎帝則。炯乎若覺。攬
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
恧而昔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置身大庭之側
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

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廟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絃

天綱以遐覆。編井收而用汲。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之祕笈。雖葑菲而必采。孰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圓橋俱觀。顓俊則四門竝入。維作人之雅化。木因材以登擢。樂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干章于采桷。熟百穫于稻稊。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推。譬翹秀之殊材。待匠成于採斲。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荆衡
卉木之場。卑枝雲構。靡榦風攘。猗儻接畛。淖洳連岡。必
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百圍殊于樗散。七年識于
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棠。信高標而自
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于膠庠。至于
春榮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穠下垂而象黍。幽
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繁無言之孤。秀洵不暱于
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嘉薦于筐筥。流左右于苕菜。鬱
條幽于秬秠。似英華之初發。始譽髦於衡序。於是選公
輪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根柢而呈媯。約鉤衡以效

伎。運。精。心。以。司。契。順。眾。材。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
標。直。從。繩。分。弧。綴。矢。理。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
棟。梁。成。器。而。珍。維。簠。簋。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
至。其。養。芒。角。培。萌。勾。雨。澆。葉。茂。風。暖。花。柔。滋。九。畹。而。將。
刈。服。三。時。而。待。秋。被。厚。澤。之。旣。渥。誦。厥。壤。之。可。游。撥。遠。
芳。於。叢。薄。攬。孤。馨。於。道。周。故。使。薜。芷。不。闕。于。湘。沅。蘋。藻。
見。取。于。公。侯。實。受。成。於。亭。毒。豈。資。媒。於。蹇。修。是。知。維。木。
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于。上。

粹胡

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無
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縮矩矱以爲期文孰知匠氏何以用其斧
削鬱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于睦婣因物付物以
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架同其曲直百卉殊氣而芳
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波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

化之溘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以麋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茲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麋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二曜重麗五星高睟黃赤殊其纏表東西互而超趨粵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觶而絡辰角睿農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剝星回杓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闔

掉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馱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先述氣中孚爲端申子初正九六相搏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三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所以爲宙合之橐而正夫七始之回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于易象胎罔直于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旣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愆于出震時適會于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于夜半協陽光于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

以調律六官先至日而和典五史編首時而載筆蓋用
九以倡八六體一以每四七故正時不以歸歲之餘而
陳風特以稱日之一且夫正朔三改文質再旋順三才
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尙赤爲統虞姁以建子
爲年夏規殷革商紀周遷竝改時以命月明稽古以同
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春陽先動于黃泉此尙書有
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記于周官汁月
聞之虞史雖成正於天統實不易于人紀美夏數之得
天驗盛德之在水候五日之結蜩佇三朝之瑞雉所以
順造物之生長一百姓之聽視蓋尼父所以禪周正考

三王而合揆者也我

皇上熙績欽堯道經演孔正乾坤之敘執天人之總授
時則卦取大來推策則爻先反動八能之氣既調三素
之雲常滂雖復寒溫測于孟京占步推于焦董不啻指
春工于條末窺天象於筦空何足以識三十六宮之往
來百七萬里之帡幪也哉

館試大愷樂賦

以飲至云畢告捷在茲爲韻

皇帝嗣位之六年文德既盈武節斯稔振兵釋旅作大
愷之樂以功薦于

太寢禮也八荒四埏萬類千品枉繩邪匡道履度稟回

回焉。淦淦焉。聆奏者。神釋撫節者。志懷若。諧箭韶之成。化可遊而和可飲也。粵我。

大清之有天下。照之以日月。容之以天地。恢之以久大。成之以簡易。芸生之屬。靈蠢咸遂。譬繁林之翳。而鸞鴉竝棲。膏土之沃。而薰蕕共植。遂乃有苗弗率。防風後至。義干斧鉞之誅。罪甚市朝之肆。

聖王閔焉。乃詔太尉。進司勳。厲勁卒。勒雄軍。靜若山岳。動成風雲。簡不率教者。而誅之。若薙氏之艾。耘然猶解。毫津之罟。戒崑岡之焚。兵以撫戢。爲治令以寬大。爲文優柔。夷愉使其回面。而內向。是以歷五載之久。而會不。

急摧枯朽以斧斤。蓋崇墉有臨衝之肆。虞階有干羽之勤。曾未足以云也。是故豚魚孚駭。豕謚墉隼。殲穴禽出。秦壘刊楚氛。失天戈回武功。畢振軍容以入國。執世俘而數實歌。杖杜以勞勩。賦出車以勤恤。念七德之武志。本十全之。

善述懷天保。與采薇始憂勤。而終逸將偃。伯于靈臺。必告成于。

太室命太師以執同聽軍聲。而爲律。于是岐伯后夔制氏之倫。僉爾而進。曰音者黃帝揚德建武軍樂造焉。越周武王得意示喜愷歌告焉。縛師以晉鼓節奏。眊瞭以

編鐘合操司馬秉鉞而先獻樂師播詩而倡導漢歌有
短簫之曲音制沿鼓吹之號艾張雅麗而不典巴渝粗
奮而近醜惟我

皇上緝熙

重光道洽義浹懷繩者被其濡煦背矩者懾其震疊故
禮教以爲綱陸兵刑以爲調變所以化其不臧而弭其
不協非以嘉戰功而多克捷也宜開徵角之宮啓英莖
之笈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奕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載民之采九州攸同外薄四海昔我出師梟獍是
醜今我振旅頑獷是改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戰士
實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遑恩潭澤滋昔我出師謂民顛
危今我振旅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之風
不其在茲惟

皇之成以永無期

館試龍見而雩賦

以爲民祈祀大雩帝用盛樂爲
韻

於惟

聖王徵用驗事八風告期五是來備日暘暘敷日雨雨
施雖休和之時效猶艱閔之余甚匪民曷勤匪穡曷爲
稽春秋之盛典觀昊穹之昭示粵以孟夏丙辰舉常雩
之祀于

郊社禮也于時恢台肇候景風協辰赤德方曜蒼精謝
竣天田輝輝而照藉牽牛煜煜而臨畛維龍火之初見
告農期于萬民乾爻純而天飛震氣究而淵申實風雨
之所奉識膏澤之將新爾乃太史候于天部宗伯詔于
王闡命稻人以供斂詔視禋而觀輝童冠釁浴而興舞
肆師表器而揚徽音官涖縣而畢具冢宰誓戒而莫違

令先庚而先甲。義有報而有所。各展采以錯。事用昭虔而受禴。

天子乃以陽暉備。

大駕揚瓊。縈鳴和鸞。軾玉几以卽于齋宮。涓濯食玉儲。精垂祉。駕斗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纒。左靈星而右辰角。驂農丈而服天耜。超房駟而逾邁。排闥闔而直指儼。對越于。

蒼絳表敬恭于禋祀。

圓靈肸蠭。五位唵謁。邸陳四丰樂。變六會金版。告謁玉鬯。芬馥皋搖。太一焱燭。華蓋豐隆。陵跼以屬。衡屏翳儼。

翼以承施。廓盪盪而合莫信。巍巍而兩太且夫。
聖皇之動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歲。後
西成而慮無張昏中。而黍種農晨正。而土渝伊詢。箕與
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既
重啓蟄之禘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疇時。
報之歲辰二十八而不愆。雨三十六而可計。驗三階之
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元枵而虛繫。躔
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機槍靖氛旬始埽雲白虎敦圉而成罰鷄鳥
戢翼而弗縱我澤無私民樂與共鑄劍戟而爲耜翦榛
荆而播種占壤則十二次而無隔隩堰通蜡則七千里
而均諧幽頌斯

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統浪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爲
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懸星表時實樞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人若其疇

物正其性時乘六龍曰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鐘大呂。升霄降邈。

皇既雩止。有滄其渥。祁祁斯甘。穰我稭稊。屢維豐年。

皇武攸暉。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爲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者定于

武德爰醇鬯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紹宗伯以典禮敷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簡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宜暢。四原夫天地之精。是日真宰。經星辰而運日月。奠維躔而橐山海。行以錯而不斲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不窮。剛柔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詭乎璣衡。步難窮于豎亥。自非有節于一元。曷以爲昭于億載。惟夫禮也者。因人情而作制。統物度以爲規。一視聽于耳目。固臚會于膚肌。旣繩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識財成于后。以兼天地。而官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譬氣形之升降。均事功于。

覆載威儀興俛冕弁藻纘比文理之質象垂賁飾于草
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溫之迭乘道竝行而不悖
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圓方之範圍籠萬彙于形內至
其內心外心體物周而天端地倪爲訢爲合從隆從汙
時物相雜天盈地虛一闢一闔順撫經等規重矩沓天
施地生昭晰竝納升中降禪春欲秋欲天蟠地際煦嫗
相答蓋嘉會者天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盛
必制節而不過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教和禮以
防樂而居敬既反此而爲刑亦布茲而爲政是以八荒
一志萬國齊風竝傾心于

帝則咸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若履度于厚穹貞
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又何怪奔
駭無驚於望鹿潛游不化于沙蟲則惟我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之晻
曖中和竝致位育咸在耕鑿何知道寶不愛雖復搜逸
禮于河間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盛治之磷彌喻情田之沾漑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下政
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

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
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
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
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
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
焉而難成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于其
閒其化之溘而俗之懋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
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
情卽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

禮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而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澁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裒放恣之民生其間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

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爲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于禮。故有孝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

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
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
而風俗隳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
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
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
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
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
多爲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
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
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

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婿董超然與雲珊銳意爲詩。三人者居相邇。朝夕相過。過卽論詩。余心好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各以衣食奔走南北。率數年乃一得見。見輒出新詩各盈卷。而余學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爲。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恧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爲巉刻。沈壯。晚乃歸于宋人。以瀏亮湊泊爲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

張雄奇蹠踔天地揮霍日月以寓其不可一世之概嘗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爲七言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颯發坐客瞠視謂高適杜甫後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天下交口稱其詩而兩人窮愈甚超然暗鳴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于詩而雲珊益豪邁尚奇磊落不可遏抑乾隆乙卯余依惲子居富春雲珊適至畱數日將別子居餞之觀山之顛把酒瞰江風雨驟至山水汨沒魚龍叫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觀其詩酒間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

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文足慨也。嗣後不相見者。又四
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束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
行世。屬余爲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
君詩集成。要當僕序之。今雲珊索余言其可已耶。然余
不工詩。豈足以論雲珊之詩。雲珊方治經爲漢儒之學。
所著書益多。詩又豈足以盡雲珊。獨吾三人二十年來
遊好之迹。雲雷風逝。不可把玩。讀雲珊詩。怛怛有動于
中。書之以訊超然于江南新詩近如何也。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始余見達甫圖其貌。取杜甫詩題之曰。看劍引杯時。達

甫方壯年銳意天下事議論慷慨豪氣見于眉目閒迄
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舉有司
欲以應

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爲圖曰攝山采
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夫余聞而疑之古
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
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
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得于今亦當有
以見于後而區區攝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
大異然余竊嘗論國家之用人也如與柎扁鵲之蓄百

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聚。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一
且。有。用。出。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
號。之。山。澤。之。閒。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蓑。紫。
芝。丹。砂。石。乳。未。有。能。致。者。焉。人。蓑。紫。芝。丹。砂。石。乳。之。用。
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
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爲。天。下。之。藥。皆。若。是。與。
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爲。天。下。之。藥。莫。良。于。是。會。
不。人。蓑。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
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以。爲。得。
之。世。有。臾。柎。扁。鵲。寧。不。爲。大。憂。耶。余。又。疑。以。爲。達。甫。之。

意。或。出。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蓋。有。重。治。其。精。神。
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歟。序。其。事。姑。
以。問。之。

文彙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適往往
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三四
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
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架已
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
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

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
事韓愈李翱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
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
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
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
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
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
嘉慶之初問鄭學於歙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卷而易
義三十九卷亦成牘以述其迹象闢其戶牖若乃微顯
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

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殆又廢棄
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間奔走
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
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
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
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尙有二十五年耶其庶幾有聞
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
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
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
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歙童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歿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間夫下爭爲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

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賈
孔以下蔑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薦志薦矣患擇術不
正術正而志薦如理颿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
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存者
如此亦足以悲其志矣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
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審故爲完善自
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

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彙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

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說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辰。至歙。居江邨。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竝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閒。每日將入。兩生手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

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文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間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蓋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況有傳吾書者耶。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哀安甫所寫爲一帙。時時覽觀以寄余之悲焉。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速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顏魯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

幾以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茲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罣吏議將謁部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冢宰瀕行仲甫謁公于途次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今國家求政事之選·而于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

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屬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日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矣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捐其擾然後乃

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其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孝廉茂才。則于是乎選。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矣。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

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
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
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
之若鶩者誠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
可汰者乎縣令貧非可以財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
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
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
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
蔽如此而賢者不之喻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
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嗟歎惜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論事權有裨于上下者也

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

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

天子重其親于民親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

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
其·身·顯·其·位·而·不·願·其·道·之·行·澤·之·及·于·下·也·趙·君·味·
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內·閣·要·地·二·
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
而·舉·之·

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簡·其·官·乎·
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
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澤·于·民·
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
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尊·

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秈豚蹄鳴雞僮僕提攜造于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

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焉。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于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旤。毫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

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
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
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
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
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愉之心
推所學于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者輒曰
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
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
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
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

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

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馳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雷邨人也袁氏始居夏雷邨者曰太學生峯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峯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教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卽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

子清憲始補博士弟子員後以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官者不絕清憲之子筠以舉人令雲南

覃恩貤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母夫人所鐘愛也間日輒餽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邨去夏雷邨二里所每薄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母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曰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六十善聞古人胎教之法常

以訓子婦曰欲子賢當如此故袁氏世孝友恂恂謹厚君之教也君既訓子以學迺建宗祠置祭器草家譜規模草創蓋略備焉君年六十五卒元配玉氏繼徐氏竝貲贈太孺人子六清憲爲長君卒之夕徐孺人以婚嫁未畢爲憂君指清憲曰汝有此讀書明理之子何憂爲孺人泣君笑曰弗悲死歸也其識量如此君之孫祖望爲邑老師惠言少以父行禮之筠爲吏良友惠言故傳君于譜

丹陽匡鼎來篤行士也嘗論君曰觀君臨卒兩言有味乎其言之也讀書則明理故可無後憂然則君之令子

孫讀書豈區區富貴利達云爾然君未嘗讀書而考其
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
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邨袁氏有賢母曰蔣太孺人副榜貢生贈文
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訓筠皆以文行
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字之曰念方先生筠以舉
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

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子業
其考馳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妊身卽

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勸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齟齬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怒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逐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已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煖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邨而居者及異姓僅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有乏無弗調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已十二支之

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加隆焉。卞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予之食。然後聽去。雖勾者必食之。飽年老癯病。或畱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勾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輟食。食之徹。茵蓆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僅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畱篋筭者。率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則卻之曰。吾弗寒也。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八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畫薪米。

蓋其天性然。病革筠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又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始太孺人祖姑蔣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

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觀贈公之戒太孺人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

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旣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尙有聞乎
嗚呼

祭安甫文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受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
吾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荅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
卓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
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出之幃
房之內而置之風雪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隕其
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
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羨乎永生而吾之

愧憾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
尚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憑汝以訣豈
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耶朝
夕依吾勿他往也嗚呼。告斂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橫街白衣巷西偏之
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之視
吾之所在汝來依我。告殯

告安甫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戕汝吾忍復居此

耶今日之西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于此
室也其卽爾幽宮無怨無恫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遼邈
哉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卽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共
語門神戶靈勿呵勿阻

告反宅

公祭董潯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
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荼苦九齡
孤兒母氏是怙匪母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授經琅琅厥
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疚以悲兒通經術
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知寒飢人知飢兒

拜受教。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己遠。陶蔣之後。波蕩
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微管蠅呻。蛙吟噪若。濯澣君受其
業。厥聲。嗶嗶。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滂
巨刃。施手摩天。而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騁壇坫。三
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
誰怨。和氏斯愆。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旣第春官。民曹是
庸。維時管君亦在郎官。君來頡頏。若靳附鞮。同執玉敦。
共掌珠槃。遠近歸高。蔽佩冕冠。古有二妙。會何足歎。旣
最五司。游崇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棟。

帝曰嘉茲克咸爾勲

命于南州以作爾勤世言儒生用不邇世君才粲粲通
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霜肅五馬星馳篠駉
纔訝薤露遄晞奇抱長闕修懷竟摧嗚呼文星天絕其
系管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昊天
景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飲餞之辰言
笑晏晏高談載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
睦姻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
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貲二充家緡三爲客儲親疏以均
嗚呼此志曾是莫伸大厦廣覆今誰與鄰遺此一言寒
峻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帔維清維貧詒厥孫子英英

宗介亦紹丕社學君之文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尙克有
嗣潯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堂銘旒弗瞻
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醴酒盈觴君其鑒誠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嗚呼敦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
孝恭溫良而行不獲其亨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旣已
生之而摧折天闕使中道顛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
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敦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
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
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邁此屯耶君子觀過斯知

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敦甫吾不見子旬有餘
日耳豈謂朋友之分盡於斯耶其不隔於吾目者恍朗
精敏其子之英爽淪而不澌耶其不絕于吾心者纏綿
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沫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
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閱涕師長之嗟咨耶嗚
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卞顧繼嗣而斬
焉隳耶嗚呼敦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
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
無窮期耶嗚呼敦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
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尙歆茲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四編目錄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詩龕賦

并序

尙友圖銘

并序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上阮中丞書

答錢竹初大令書

嘉善陳氏祠堂記

記管貞婦

許省初家傳

承拙齋家傳

陸以甯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祭金先生文

茗柯文四編

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卞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

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泉姬而三百兮
吹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顛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睠河
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分馳而竝進兮遂世嬗

而家質驟煩聲與詭律兮。豈翰史之所愛。吾聞詩之爲
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余雅兮。今惟繡乎悅聲。
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濶。亮余志之不芳兮。雖
薜。菑。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
之云滋兮。曾告退乎老莊。旣俶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
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冶
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眾流之必東。啓
茲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儻言兮。錯朱
素而儷色。將編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六義
以爲壁兮。櫺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父

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寧庶僞體之有
裁兮範九軌而同途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
必口白而稱覺兮又胡爲此遽廬。

尙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尙論古之人而
友之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
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
也雖然頌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
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桀下
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尙友者孔子一人

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友。于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于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于古者也。海甯陳子仲魚畫尙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孰且無友乎。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顛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

苦勞餓乏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勞苦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偽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而遂其生。優遊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日龜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

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目駭神眩。手足顛倒。尙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烏可一概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擠而蹙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爲令蓋吾始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擯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間。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黯然而淡。其識淵然而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餓

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

影響之疑而進以大公之道文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
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閎域外之度而
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于其胸中而分寸節度
權銖衡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
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節則人有其善與善
廣則人勸于爲善好直言則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此三
美者古之君子治天下未有不由此者而夫子實允迪
之則夫知人安民致吾

君子堯舜光德業于三代豈獨及門之士所稱誦而願
望者哉惠言嘗竊以爲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醫之聚

蓄百藥焉。自紫芝、人葠、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烏頭、
鉤吻，莫不備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籠中而不匱焉者，
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匱，其不至雜投也者，幾矣。
雖然，其取之也，則有閒矣。命之于野，捆載而來者，柴胡、
桔梗也；烏頭、鉤吻，其得之也不難。然制而用之，達其性、
而殺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一夕矣。紫芝、人葠、丹砂、石乳，
則必求之深巖之下，幽谷之中，蓋有曠年而得之，或亦
有不得者焉。雖然，其用之也，則又有分矣。柴胡、桔梗，爲
用也廣而不足以起痼疾；烏頭、鉤吻，投之當其力十倍
然而懼其元氣之傷也。紫芝、人葠、丹砂、石乳，可以起沈

痼。奏。殊。效。常。服。而。無。後。患。用。人。者。亦。然。跡。弛。之。士。貪。詐。之。才。任。之。以。濟。事。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人。蓂。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未。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未。有。先。焉。者。也。易。曰。羸。豕。孚。蹢。躅。言。豕。之。孚。以。其。羸。而。未。嘗。忘。蹢。躅。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

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爲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爲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爲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又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葠、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卽藉之而決不爲後患矣。此惠言爲育才者言之，非斤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爲可終也，爲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關樞之

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深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穫之計故不改其野哉而敢以聞于函丈伏惟有以誨之

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閒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臆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蓋覆有辱問者往往發其卮言矧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惑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

以合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爻象之所宜告今先生
既已脫人世之羈轡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
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
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
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
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者何如儻其得悟大道而與天
地同久耶其敝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
以疑而欲一決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
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搏之易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害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

其不冝相告決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
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誦習者敢不
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
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
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
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
時有遯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
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
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
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
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爲既濟則
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
天之令也于卦爲巽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
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
盛也而忽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
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
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
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
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者吾何

知焉苟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濟之象是也。君子之正性命也。爲明道也。爲行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益於天地萬物而私其身以長存。君子以木石之生。猶之乎腐草之萎。爾已。且夫泰損其初則損損其二而益。損其三而否矣。夫否損其上則益。損其五而損。損其四而泰矣。故益有損焉。益之大者也。非損也。損有益焉。損之大者也。非益也。君子勞精神苦思慮。汲汲然不敢寧也。皇皇然不敢暇也。內以益其心。而外以益於人。是損而益也。君子謂之泰。若夫屏聖智。絕禮義。嗇其精。恐其易竭也。保其神。恐其易耗也。內以愚其心。

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驚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搏之所謂性命者如此焉則惠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誠也夫子祭八簋降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之別尊卑定親疏也夫忿之來也愛人而不親也禮人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誠不至也二簋可用亨

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簋用亨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過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在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當有事也夫不明于善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亨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

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搏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不能知也若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益者則惠言之說其是乎其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生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遠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陵也二簋用亨之謂也既辨

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无家之謂也。夫苟賢士奉之百姓戴之又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爲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清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回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享惠德之心脩二簋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所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

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

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恆兢兢焉務之余嘗游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爲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熾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甯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爲世儒宗。藤溪爲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

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字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當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字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懋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難。易耶。書之以告後

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
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
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湏有宇
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
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
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
傳風爲楓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亨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儒
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字同

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嘉慶三年貞婦年十四錫齡
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年南湖先
生卒文明年兒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請歸管余翁
者徐姻戚也夢南湖曰吾女欲歸管歸管非禮也爲我
諭之余翁晨扣徐氏門則貞婦方爲母兄誓死翁大駭
述其夢貞女曰兒之爲管氏父命也父命兒之婦管也
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天
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以父命向其順也嗚呼自
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
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是戚父之命以成已志也夫是

故忍而弗形曰孝也歟曰智也歟

許省初家傳

海甯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酉
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爲言其六世祖省初君事
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奪之以
重利陷其族人或許之則犁其塋表族父兄莫敢言君
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其事有司百
計撓君君詞強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許氏海甯西路
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
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

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甯君以便宜
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
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治軍嚴海甯人德之會其歿
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
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卽棄去讀書靈泉山中
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
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沒沒以死而澤不及
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祿
利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祿利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
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沒沒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

屑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歿數百年而
俎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
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敦胄字仍甫省
初其號爲海甯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
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甯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
海州有政蹟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二十七世孫
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
宮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

進太平鄉篠塢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兌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通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曰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踞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講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若晤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阼以身體力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牆垣以推

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園囿保吾天全吾真處而安焉人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常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瀕行命之曰行已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慎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教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三年三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惠曰懋曰憲曰甯懋早卒甯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三而喪母卽知守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眾要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篤

行君子也。從學者稱留閑先生。自盲廢矣。拙齋事之八年。及卒。邀其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淳。宜興陸典疇。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日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眾也。拙齋教人求之身心。而勸其子以有恥。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忽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當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淺。深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甯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甯于京師時以甯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詭懇冲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懣之意其篤學力行又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甯以朋友待余居相遠不時得見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甯別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甯死矣越六年嘉慶己未余復來京師以甯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

甯者耶。則受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甯。又字秀石。號緘齋。姓陸氏。曾祖韜。祖世爵。考祇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溪縣人。以甯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甯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閒遂行。八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厝其柩道旁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八日。

至荆溪厝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
某原以甯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次
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甯早失怙恃家貧
以教授自給恆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恆代所至周覽山
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懽欣感觸世事一寓于詩所
刻采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益工余性不
好詩以是未嘗求以甯全詩嗚呼孰知其死之遽而其
詩遂散失不可復次存者蓋少也悲夫以甯晚年喜論
經世之學好黃梨洲顧亭林之書又通醫善傷寒論治
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多

矣。明其傳者成無已。最後方有執喻昌而尤善柯琴。自云受之同邑張雲衢。雲衢受之靖江鄭汝楫。銘曰。少迪領聞。老弗頽連。蹇其心身。益夷德之不施。昌其詩。詩且弗存。知者誰。嗚呼。以甯命若茲。歸復故土。魂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丕我銘。其藏言罔謨。千秋萬世徵。此辭。嗚呼。以甯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志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甯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

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貫屋于吏部橋南奉其
母而身往來吳越閒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母供
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麗橋名其堂曰經德樓
曰萼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
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
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
有將構覺者潛以骨一罌寘其下君見之惻然命卻地
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感媿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
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
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

于鄉賑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陽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爲陰德之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閭國子監生良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尙繩孫八人三人補州學生

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閻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甯其親德之有以穀其後其取于己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于世也廉而天其咸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

宋大論日蕪天鑒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有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歛竝黻聯佩戴君閎通眾流竝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序庶壺奧獨闢旣啓其室遂周其藩桴宋格栢旣固旣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掾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于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益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人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 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乂翩然高蹈有

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
禮堂其人未傳臬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
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褻春風所噓不遺薪蕞三年在門
莫窺美富旣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眾岐端
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
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挾之折之以崇以閔閔其飢
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
先生餞之肴核旣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營不知道繡
其悅擊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
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

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
快觀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
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簣命簡
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嗛嗚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
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
向羈塵鞅罔遂駁奔軫紉不親奠暉弗存南望一慟告
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
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